

经历四代人的家族绝技,在休眠了60年之后枯木逢春

老贾复活了东北味的拉洋片

日影西垂,沈阳的夜市也热闹起来。“来吧,你就快来吧,西游记的故事就在你身边……”杂糅着东北大鼓调子的唱腔在街头悠扬响起,头顶瓜皮小帽的贾运喜带着“拉洋片”的大箱子出摊了。

“拉洋片”这种传统民间艺术形式,就是在装有凸透镜的木箱中挂着各种画片,表演者一边拉换画片,一边要说唱出画片的内容。观众从透镜里可以看到放大的画面。因为最开始,给观众们看的都是舶来品,就是印刷精美的西洋画片,所以简称为“洋片”。

与许多传统艺术相比,拉洋片的历史并不久远,其出现在清朝同治年间,也就160年左右的历史。而贾运喜重新续上了拉洋片的传承也才七八年时间。通过他的家族生活与拉洋片息息相关的故事,可以侧面了解到传统民间艺术起、兴、承、继的曲折之路。

1 为糊口 戏班子转行拉洋片

贾运喜在家时,仍是对襟小衫,一是因为适合老年人穿,二是他时刻注意自己非遗传承人的身份。他传承的是“李氏拉洋片”,源头是他的太姥爷。而这一传承断了近60年,直到2014年才被重新续上。

清朝咸丰年间,贾运喜的太姥爷李先楚的老家河南闹饥荒,一大家子人实在活不下去了,李先楚的父亲就让他带着四个弟弟妹妹背井离乡去讨活路。

李先楚和姐妹们糊口的本钱就是祖传的曲子戏(河南地方戏的一种),他们成了流浪艺人,从河南唱到山西,总算没饿死,而且李先楚还在山西成了家。

就这样在山西走一路唱一路,到了光绪年间,李家班子就进了河北张家口,贾运喜的姥爷李孔长出生了。

虽然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,但是李先楚坚持让李孔长读书,流浪到哪儿就让李孔长在哪读私塾。没钱的时候,李孔长就自己去偷听授课,就这样有了自己的视野和想法。

戏班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,李先楚的身体也越来越差,高跷踩不动了,唱曲子的调门也上不去。

一天,李孔长找到了父亲,说,你看拉洋片那个,观众那么多,也不累,我们可以试试。

李先楚听儿子说要改行,也没急着反对,而是说,拉洋片那个箱子虽然属于人家的秘密,但是不难做,你爹我只要做肯定做得比他们的还好,但是,那画片怎么办? 请人画那可是不少钱的。

李孔长早就胸有成竹,说,您放心,只要给我买来上好的白布,我自己画。

就这样,忙活了两个月之后,本来是唱曲子戏的李家班子开始了拉洋片的活计,演的第一出戏就是李孔长自己画的“司马光砸缸”。

当李先楚唱到:“小司马光哎,真聪明,就拿石块儿往缸上碰,刹时间缸破,水往外冲……”这时候,李孔长手拿水瓢舀一瓢水,从箱子上面的装置倒下去。正对着透镜看的观众们哇一声:缸破了,真有水出来了! 正是父子俩3D般的表演形式,使得他们的拉洋片备受欢迎。



在庙会表演

2 入乡随俗 唱腔改成东北味

到了宣统年间,李孔长推着小车载着二位老人进了北平城(北京),每天安顿好老人后,李孔长都到民间艺人云集的天桥拉洋片。

只是,生意很差,李孔长开始还不明所以。

一位在边上和家人一起表演顶缸踢缸的王姓女子给他撂了底,理由很简单,你的河南调在河北小地方唱没问题,因为那里的人娱乐贫乏。可这里是北平啊,艺人这么多,观众的胃口都被养刁了。而且你看看拉洋片最有名的角儿大金牙,人家以前就是唱北平大鼓的,这边的人就好这个。

虽然这一番话点醒了梦中人,但即便是戏曲有相通之处,李孔长想把调子改成北平味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。

就在一家生计举步维艰之时,王姓女子找上了门,说他们家要去闯关东了,问李孔长愿不愿一起去。李孔长说担心父母经不住这长途颠簸。王姓女子说,她的两个弟弟可以帮着推车。见李孔长还在犹豫,女子又说,咱们卖艺的四海为家,哪儿的黄土不埋人!

见在北京城中竞争太激烈,确实活下去很难,李孔长决定闯关东。就在结伴出关的路上,李孔长迎娶了王姓女子,就是贾运喜的姥姥“李王氏”。

辗转多地卖艺,最后到了奉天城(沈阳)之后,李孔长又遇到了老问题,就是他的河南调在大城市吃不开了。

这一次他去找了奉天大鼓艺人霍树棠,在他的帮助下,李孔长在拉洋片的唱腔中融入了东北大鼓的曲调,入乡随俗,一家人也就此落地生根。



贾运喜排练新作品

3 说个相声“拉洋片” 就真开始拉洋片了

贾运喜出生时,姥爷已经去世,舅舅也早就参加工作,李氏拉洋片就此销声匿迹。除了用高粱米糊糊把贾运喜养大的姥姥,还时不时地跟外孙提起李家班子拉洋片的旧事。

“姥姥总是唱给我听,所以那几个传统曲目我全记得。”贾运喜说那时姥姥每天哼着拉洋片的曲调哄他人睡,就像是把这些曲调刻进了他骨子里。

不过长大后,虽然爱好写写画画、爱好曲艺文艺,但是贾运喜并没有想过这辈子会和拉洋片有什么交集,“拉洋片到后来没人看太正常了。看拉洋片要二毛钱,看场电影才五分。”

但姥爷画画好的基因还是留给了贾运喜,他19岁在车辆厂当工人时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漫画,是小有名气的才子。心灵手巧的他后来又在工厂搞宣传工作,“二万人的大厂,各种业余剧团都有,我就经常给他们写戏,写相声、快板。”而人手不够的时候,贾运喜也要上台救场表演。

“其实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,我那时候可不是脱产搞宣传,所以车间奖金基本拿不到。可我就是喜欢。”贾运喜承认,爱好艺术这事真是遗传的。

后来为了白天能多照顾母亲,五十岁的贾运喜放弃了干部编制,而成为了一名打更人,“我们传统文化中,百善孝为先。”

2014年,母亲去世,白天没啥事干的贾运喜就在皇寺庙会经营起文玩来,“我这人做生意不行,大家一混熟了,就不好意思挣人家钱了。”

不过,贾运喜也找到了自己的乐趣。当时有不少退休的老曲艺家在皇寺庙会开展活动,“我每次都是茶水沏好了,给他们端过去。”

一来二去熟了,知道贾运喜在工厂表演过相声之后,在缺人的时候就让贾运喜上台表演。有一次说传统相声“拉洋片”,结果下台后,搭档就说他那调唱的不太对。

贾运喜就说了自己的姥爷以前就是靠拉洋片谋生的,“相声的唱腔是北京味的,我唱的那是东北大鼓味的,当然不一样。”

巧的是,当天在座的还有皇寺庙会的负责人,就问贾运喜能不能把拉洋片这个民间艺术给重新传承起来。贾运喜当场就打包票,“您就把场地给我留着吧!”

经过3个月的准备,当年国庆节,贾运喜带着一个两米高、一米四宽的大箱子亮相皇寺庙会,嗓子一亮,东北味的李氏拉洋片回来了。

4 靠爱支撑 唱到失声

重新接续了传承的拉洋片,贾运喜做了不少改进,首先从观看形式上,以前一面的,被贾运喜改成了两面都能观看,就是从可以四个人一起看,变成了八个人一起看。

但基本的传承没有变,还是“大闹通天河”“三打白骨精”等传统老戏。

拉洋片并不是简单地坐着看画片,表演者也不是只负责给观众换画面。贾运喜需要用说唱的方式讲解画面的内容,而且还要配合着唱腔做出各种动作给围观的人看,吸引更多的客流。

“不少地方的拉洋片都是放录音,咱是正经八百的传承人,所以不能糊弄人。”贾运喜一直是自己现场唱,“春节庙会连唱了十天,结果嗓子失声了。”采访的时候,二个小时后他的嗓子就变哑了。

“十元看一次,一年也就挣个一两万元。”贾运喜说自己凭的是喜好和对传统艺术的热爱才坚持下来。贾运喜坦陈,现在的拉洋片基本上就是满足老一辈人的怀旧和小朋友的好奇心,而这也是非遗的一项功用。“我主要精力是参加各种公益表演,都是免费的。我带着表演的箱子到幼儿园、到学校演出,拉货的车费都是自己掏腰包。”

关于下一代传承人的培养,贾运喜说,除非是真的热爱,而且生活还有着落,不然很难吸引年轻人干这一行。但是他同样很乐观,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愿意,那么这个传承就能存续下去。

和他在同一个庙会表演的,还有一位拉洋片的,“他是在山东买的箱子,破破烂烂的,还是我帮他收拾好的,”贾运喜笑着说,对于传承人寥寥的非遗传承来说,同行可不是冤家,而是共传薪火的知音。

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李振村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